

安排比賽

胡娜在民國七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投奔自由後，網協一直關心她，由於她與美國普魯普魯公司簽有代理合約，因此網協也一直和「普魯普魯」保持密切聯繫。

胡娜返國和幾位實力相當的亞洲女網好手作三場比賽，而且提出詳盡的日程，並願負擔全部費用，網協表示全力支持促成，但各方面認為胡娜雖然是一位網球員，但她也是反共自由的象徵，國人對她寄以莫大期望和關愛，不希望她首次返國之行具有太濃厚的商業氣息。

今年元月底，「普魯普魯」通知網協，胡娜將有新加坡之行，希望從新加坡返美途中，能順道返國訪問比賽，胡娜新加坡之行是五月三日至五日，胡娜一行將在五月六日抵台作三天逗留，即轉往日本。網協認為五月六日七日是一週一週，對觀眾而言可能不便，且停留三天也太短促，希望能安排在週末、週日，且能多停留幾天，經過網協國際比賽委員會費宗澄主委和普魯普魯公司無數通電交涉，終於在三月廿四日達成協議，安排胡娜偕同世界知名的三位青年好手於四月二十六日來台作三三四場比賽，逗留一週再轉往新加坡。

四個心願

1. 看幾位她心中仰慕的人。
2. 吃幾頓可口的四川菜。
3. 買幾件漂亮衣服和首飾。
4. 打幾場漂亮的比賽。

在美國，鍾理事長也察覺到胡娜的經濟情形並不是很好，贊助廠商付給她的贊助金，已經買了一棟極小的小房子，而賽球的獎金收入也少得可憐，但訓練費用

卻非常龐大。基於對這位投奔自由的勇敢青年以及一位深具潛力的網球選手的愛護，鍾理事長決定為胡娜籌募一筆可維持她兩三年的生活與訓練費用。

胡娜返國是全國同胞期盼已久的事，但卻是敵人最不喜歡的事，預料一定會暗中作梗阻撓，因此，網協對這件事採取適度的保密，這不僅讓新聞界朋友不便，也影響了我們事前籌備工作，工作同仁叫苦連天，但當胡娜踏上這塊土地的那一剎那，新聞界朋友的不快，工作同仁的怨尤都一掃而空。

胡娜返國前，江南案、十信案相繼發生，我們國家形象受到其大傷害，我們同胞心理也受到其大挫折，因此胡娜——這位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敏感人物返國，她的安全成了我們最憂心的一件事，一位政府首長說，

一封信，一份祝福

胡娜返國幕前幕後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總幹事 王世正

胡娜走了，我也累了，體重減輕二公斤半，因為睡眠不足，牙肉浮腫，疼痛難堪，但想到萬千同胞對胡娜的熱情歡迎，想到到百十參加接待胡娜，隨護胡娜，辦理比賽的工作同仁的辛勞，想到新聞界朋友那被推、被擠、被撞傷卻鍥而不捨的敬業精神，我的一切又算得了什麼，因此希望藉民生報寶貴篇幅，在電視機旁喝采的同胞致最誠摯的謝意，向常被拒於門外而守候終日的新聞界朋友致最衷誠的歉意，更希望能藉此澄清一些誤會。

晉人第三回合比賽，而鬥志旺盛，有問鼎雄心，但她也是一位心思縝密，善體人意的女孩子，知道自己繼續參加比賽，必定延誤或縮短返國日程，因此於二十四日深夜經由她的經紀人電話網協，徵詢是否應當放棄第三回合比賽，如期返國，鍾理事長為了她的網球事業前途，希望她能出人頭地，立刻答覆讓她繼續比賽，如果晉人準決賽，決賽，返國日期可以縮短或延後。請她不必為此耽心，網協並保證絕不會因她日期縮短或延後，向「普魯普魯」要求任何賠償或降價。鍾理事長的決定雖讓胡娜安心打球，但原定的七天日程改成五天，卻讓我們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在禮貌上，我們不可能告訴胡娜學金的各界人士說，一切拜會取消了，把錢送來就好，我們也不可能刪除

善體人意的女孩子

胡娜真是一位天生運動員，她是那樣好強爭勝。我想，胡娜體力不濟，最主要原因是睡眠不夠，睡不飽又來自她興奮心情，她每晚一定要看電視轉播，要和朋友電話聊天，她的監護人李白珍小姐對她又愛又憐，陪著她度過不眠之夜，又陪著她白天活動，被人群讚美、讚揚，我真不知道如何向她表示感謝和歉意。

好強 爭勝

在台北經過兩場激烈比賽後，網協安排她在台中和

得太好了。」她說：「我就是這麼好，只是你們以前沒看到。」

上電視

至於談到上電視，參加「黃金拍檔」節目演出，我也願意將其中曲說出來，在美國，胡娜和鍾理事長談話中，曾表示她喜歡表演工作，唱歌、演戲，做模特兒，她都有興趣嘗試，嚮往花花世界和多彩多姿生活，本來就是一般年輕少女的夢想，因此，在她抵台的當天晚上，中視節目經理當面邀請她上節目，而且把想說的話聽，胡娜靜靜大眼睛，聽得入神，最後她點頭同意，利用二十九日下午二時原定的遊覽時間，脫隊到社教館錄影。二十八日，經過一天忙碌，鍾理事長發現胡娜睡眠不夠，精神不濟，當晚召集工作同仁研究翌天日程，結果，他決定刪除「社教館錄影」這一項，並要求我儘速通知中視節目經理王世綱。第二天，胡娜到中視拜會，便餐，王經理趁機和胡娜商量，胡娜居然立刻說：「我要試試，我喜歡。」鍾理事長有意勸阻，希望她餐後回旅館睡覺，這位很有主張的女孩子指著她面前的日程表說：「下午兩點鐘，我還是回旅館睡覺，你們不是可以在我拜會谷先生之後，到教育部之前的空檔裡替我錄影？」王經理立刻應允，將錄影時間改到四時至五時間，並保證三十分鐘放人，鍾理事長也只好勉強同意。

開心地笑

在社教館，胡娜穿上製作單位送她的禮服，戴上珊瑚項鍊，侃侃而談，逗得她不停地笑，開心地笑，然後她唱了「支那歌」，「抉擇」。她曾對我說：「好好玩，我好高興，可惜我看不到節目播出，你一定要給我一個錄影帶啊！」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待客之道，就是讓客人高興，我想這次錄影會讓胡娜久久不忘。

祝福

胡娜走了，她的大腿還是「痛痛的」、「緊緊的」，每一位參與工作的同仁都很難過不安，而各方責備更加重我們的愧疚。一位隨護胡娜五天的高級警官拍拍我的肩膀說：「不要難過，讓我們為胡娜小姐祝福，為我們苦難的國家祝福。」

多停留幾天

胡娜返國七天的日程，曾由鍾理事長攜往美國獲得同意，誰知胡娜在美參加加爾各答比賽卻連連獲勝，

多停留幾天

胡娜返國七天的日程，曾由鍾理事長攜往美國獲得同意，誰知胡娜在美參加加爾各答比賽卻連連獲勝，

多停留幾天

胡娜返國七天的日程，曾由鍾理事長攜往美國獲得同意，誰知胡娜在美參加加爾各答比賽卻連連獲勝，